



#1

## 叶永青：旧词新语

About Ye Yongqing

刘莉 Liu Li

人的潜意识总会将第一印象一直持续着，然而，其实总有什么已经改变了。2001年在叶永青昆明的画室中所看到的那只用坚韧削利的“钉头鼠尾描”绘出的大鸟，和2009年《象不象》画展上，那幅同样用坚韧削利的“钉头鼠尾描”绘出的叫做《观想》的鸟，给出的是两种不同的语境。

我始终觉得叶帅是对叶永青最好的称呼。从他在昆明挑起大旗热热闹闹的折腾出上河会馆以及现在仍旧在进行中的创库，他始终是个“打开四面八方”的领头人物，当然，是他先去了四面八方。2009年年初，叶永青回到云南，虽然创库还在继续，但那些激情澎湃的岁月都已经遥远了。而当年一口气折腾出上河会馆和创库，以及其他一些不着边际的项目，只是

源自于叶永青发现自己回不去云南这个故乡，融不进去那样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昆明的一切都是不得已，源自于不适应造成的无法创作，但一定要做点什么来拯救自己。那时，画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未完成的鸟，粗砺发黄的亚麻布上，那只黑色的鸟散发着戏谑的意味。

### 告别忧伤寓言

上世纪80年代，叶永青毕业于四川美院，在并不风光热闹的艺术环境中进行艺术创作。二十世纪的80-90年代初，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时期，大门开始打开，艺术家有机会去国外进行交流。90年代，叶永青开始了在欧洲和美洲的旅行，才发现西方人对艺术家的审视都带有某种特定的观点，关于身份的问题，叶永青也在不断地问自己：“你是谁？”为了逃避被贴上某种特定的标记，他在不断的向各处延长着旅程。叶永青说：“那是我们经历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口，是一个所谓的我们的时代，经历着对西方的想象的破灭等等。”从那个时候起，叶永青逐渐放弃了“80年代带有忧伤感的寓言倾诉”。

叶永青开始创作大招贴。这部分作品出现了漫游式的国际风格，它们有点像插图、碎片、邮寄、阅读、书信，甚至是飞行，各种元素拼贴在格子里面，叶永青说格子代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刺激，有时候它们之间是和谐的，有时候则是特别生硬的镶嵌在某段生命中，有时候可以消化，有时候不能。这些作品相当于博客，是把属于私人的感情，通过绘画拿出来分享的方法。

### 陌生与悖论

1999年，叶永青在伦敦看到美国照相写实主义大师Husk Close的回顾展，他受到启发，“艺术家不是用头脑来画画，他是用手来思考的。手对头脑的引领不一定符合逻辑，如从一个很具象、写实的的东西出发，最后可能绕到一个很抽象的结果。”所以，艺术家可以走到逻辑的反面，并且是让手在引领思考，从原点走到另一个方向，最后还能把话又说回来。叶永青思考出另一种创作方法——用理性的手法画最随意的一些痕迹的时候，所产生的陌生感和悖论，这些是最初创作的起源。他选择90年代涂鸦作品中的随意的符号，例如：鸟，笼子。用投影仪投射到画布上，进行貌似儿童般的描绘，用中国画的技法，极为繁复的进行绘画，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显然是可持续的工作方式。“人总是有局限性的，无论时间，以及周遭的变化，你仍旧是你。我们总是反反复复地在重复着。”

“艺术家在画布上的涂抹就是为给自己留下一个手笔，给生活一个刮痕，或者一个刀口，不一定是具体的内容或者题材。一只鸟，一棵树，一个人，这样的具体物象是一个梯子一座桥，让观众可以藉此和画家交流。”

叶永青的绘画经历漫长而多变，他一直在追求秘密的情绪和罕见的形式，欲望、欢快、天真、痛苦、记忆、想象力贯穿始终，闲适戏谑的心态，自由散漫的习性和对于制作技艺难度的迷恋，狂想和抒写性的审美取向和理性化分析性的工作方式常矛盾地交织在一起。“其实我比较喜欢的工作是在每个阶段做计划，把自己的想法和别人的观点放到一个交流和碰撞的环境中，渐渐地形成一套工作方案或系统，这个过程很激动人心。就像调焦距，一开始很模糊，越调越清晰，到最后可能视野小很多，要放弃不少东西，但清晰很多。”

### 留下自己的手笔

2004年，叶永青彻底搬到北京，在中国最好的艺术家聚集地中，他一下子又回归到表达者的角色，卸掉了生命中某个阶段自发或者被迫地寻找所带来的重负，他是个极简单的艺术家。“现在，我越来越安静，甚至有一点洁癖，希望把那些多余的身份都去掉，我只是一个画家。画得有点像个吃素的人，清心寡欲。”

十年来，叶永青一直在坚持对一种主题的创作，“一个人如果可以一直持续的画一画涂一涂，那只有这种可能，他想要留下自己的手笔，至于题材、图像，并不是他看重的。重要的是要将它们转换成自己的习惯，而艺术家也习惯在其中生活，建立一个自我的世界。好的艺术家无非就是建立了一个私人领地，你可以从培根、吉斯·哈林等等看到，他们无非是画出了自己的地盘，以自定的高度来蔑视公众。”

2008年的下半年，叶永青说他一路感觉到冷，他看到热闹的艺术急剧的冷却，他不停的旅行，北美以及欧洲，从纽约SOHO区，到伦敦的冰天雪地，以至于到了印尼还是很冷，全球的当代艺术在遭遇寒流，不断地传来各种坏消息。2008年的最后一天，他回到环铁附近的画室，仍旧是冷。叶永青说《象不象》记录了他所感受的从冬天到春天的过程，那种要重新开始的感觉。

### 像与不像

2009年的10月，在北京环铁附近的林荫道上拐了5、6、7、8个转弯后，找到了叶永青画室，我们的话题基本是围绕着刚刚结束的画展《象不象》，其实更像是我在听一段小小的传奇。2009



#2

年的夏天，叶永青住在伦敦郊区的小镇上。在莫名其妙的持续高烧下，他被闪着警灯的救护车送去医院。在一系列抽血再抽血的检查之后，口罩上蓝灰色的眼睛凝视着他说：“你的血液中充满了各种病毒，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毒。”在进入隔离病房后，手机也随着被销毁的衣服一起消失了，世界在那一刻清净下来，他说还好，我可以用脑子思考。

叶永青的作品从来都是和生活、趣味、经历以及情绪分不开的，这次展览更像是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博客，是日记，记录了这段时间里他的经历和基本心态。《象不象》中的作品，可以作为单独的来观看，也是互有关系，互为补充。

“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当我们回过头来问问我们一直持续的绘画的方式，对艺术的认识，再回到原点的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恰恰是普通观众会问的：像不像。即使一个很资深的艺术从业人员，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当然，两种像不像是不同的，普通观众的像不像，是问的形状，是极为表面的。另一个是深入追问是：像不像我，像不像某一段心情，或者基本的心态，这才是真正的有意思。”

叶永青认为，这有着禅一般的意味。

#1 鹤 布面丙烯 叶永青  
#2 中秋 布面丙烯 叶永青

当代美术家